

一
蟬
庭
金
傳

白話精本



白話精本

玉蜻蜒全傳

上海大通圖書社印行

精白話 玉蜻蜓全傳目錄

目 錄

第一回	踏春	第二回	遇俠
第三回	勸夫	第四回	看戲
第五回	遊庵	第六回	戲貞
第七回	落庵	第八回	查拷
第九回	索夫	第十回	搜庵
第十一回	計陷	第十二回	法場
第十三回	雷震	第十四回	尋夫
第十五回	二搜	第十六回	山宴
第十七回	三搜	第十八回	思鄉
第十九回	葬穴	第二十回	遊魂

後傳

第二十一回

問卜

第二十三回

描容

第二十五回

產子

第二十七回

分娩

第二十二回

憶叔

第二十四回

祭奠

第二十六回

勸父

第二十八回

拾子

第一回

奪埠

第三回

齋僧

第五回

遊園

第七回

追祭

第九回

遊庵

第十一回

哭圖

第二回

斷埠

第四回

造屋

第六回

慶壽

第八回

露珍

第十回

認母

第十二回

鬧庵

第十三回	教子
第十五回	店會
第十七回	保奏
第十九回	奪印
第二十一回	破幻
第二十三回	封贈
第二十五回	省親
第二十七回	救旦
第二十九回	自縊
第三十一回	接母

第十四回	下山
第十六回	榮魁
第十八回	陷番
第二十回	出兵
第二十二回	班師
第二十四回	歡會
第二十六回	控妓
第二十八回	得報
第三十回	掘藏
第三十二回	團圓

白話玉蜻蜓全傳

（上海揚志軒編著
大通圖書社出版）

第一回 踏春

（1）

春

南濠，有個名喚申璉，表字貴升，幼失怙恃，全賴總管王定，撫養成人。那申貴升，貌如潘安，富比石崇，無意功名，有心花柳；窗明几淨，喜吟淑女之詩；月白風清，愛咏美人之賦。年方十六歲，於去冬十一月中，娶吏部天官張國勳之女雅雲為妻。雖則張氏娘娘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然而品格端方，殊少風月情懷。申貴升難將暢興消磨，常思出外尋芳拾翠。這天家人報說知友沈君卿到來，申貴升連忙接進書房，道：「君兄，為何連日不晤，莫非公事紛煩麼？」君卿道：「並沒有事，近來小弟却甚清閑。」貴升道：「為何不來走走？」君卿道：「只因貴兄新婚燕爾，恐擾雅趣。」貴升道：「君兄休得取笑！今來可有見教？」君卿道：「貴兄，當此春光爛漫，萬草爭豔，特來邀兄一同散步，庶不使寂寞書齋，悶煞風流人也。」貴升道：「君兄言之有理。」當即一同徐步而出，二個書僮在後跟

隨。只見街市繁華，人烟嘈雜。君卿道：貴兄，此處無甚意味，不如往虎邱一覽，稍解悶懷？貴升道：妙極了！一路行來，已是山塘了。只見沿塘一帶，桃柳競妍；遊人紛紜，歌聲悠揚。君卿偶然抬頭一看，道：貴兄，那邊樓窗上有位如花美女。貴升也一看，道：君兄，望將過去，非但一位如花，後面還有一位如玉的呢。君卿道：貴兄，你看她兩點秋波，隔河遙盼。貴升道：真正有趣。君兄，我與你在柳蔭之下，飽看一回，有何不可？書僮文旦道：大爺，三爺，不要發呆了！這兩個粉頭，是新開梅花院裏的姑娘。貴升道：君兄，小弟聽說梅花院裏的歌妓甚佳；今日看來，果然名不虛傳。此刻何不同去一賞？君卿道：貴兄，烟花之中，可以不必去罷！貴升道：君兄說那裏話來？我們見花豈有不賞之理？君卿道：既如此，小弟奉陪。貴升便命文旦叫了渡船，渡過河去。文旦走到梅花院門前，道：姑娘們，申府裏的大爺，沈府裏的三爺來了。兩個妓女慣於送舊迎新，即忙下樓，笑容可掬，嬌滴滴的道：請大爺三爺這裏來。貴升君卿便隨進一間精緻客堂，妓女請了坐。貴升道：二位美人也請坐了！妓女道：大爺三爺在此，賤妾們怎敢亂坐。貴升笑道：可知慕花人有憐花之意？怎忍美人久立。妓女道：如此，賤妾們告坐了。

四人左右並肩坐着，暢敘風月之言。只見兩個丫頭捧盤出來，道：相公們吃茶！姑娘們茶在此！貴升接過飲了一口，笑道：妙呀！莫說美人豔麗，就是這兩個丫頭也很姣秀。妓女道：丫頭，你們同了這兩位大哥外廂談坐！丫頭們應聲曉得，與兩個書僮去了。貴升道：二位美人，請通芳名！妓女道：賤妾姓榮，名叫秋紅；自愧粗容俗態，蒙人家傳譽賽芙蓉。貴升道：妙呀！妙呀！好個賽芙蓉！據我看來，只怕花容不及姣容。秋紅道：這是大爺的謬贊了。貴升道：小生却是真言。請問仙鄉何處？秋紅道：賤妾乃維揚人也。貴升道：請問這位美人家住那裏？妓女道：奴是武林人氏。貴升道：武林乃杭州之別名，山明水秀，怪不得鍾此天姿國色；其容如是，其名諒必更美？還要請教！妓女道：奴號錦濤，只是容貌醜陋，有辱當年薛濤。貴升道：錦姐過謙了！貴庚多少？錦濤道：奴與秋姐同庚，虛度十六春了。正說之間，丫頭來道：姑娘們，請申大爺沈三爺內堂小飲。秋紅道：如此，請大爺三爺內堂飲酒。貴升道：呀！怎好相擾？君卿道：貴兄，小弟還有些事，不能久待，請貴兄改日再來暢飲。錦濤道：三爺休得固辭，莫非嫌我姊妹容貌不佳麼？君卿道：小生實有俗冗，並非無意美人。貴升道：君兄既有要事，不妨略飲片時，告辭便了。君卿道：既如此，小弟奉陪。當即同入內堂，大家

坐了；妓女殷勤勸飲，含歡談笑。貴升道：「君兄聽得二位美人歌音甚妙，何不請教一曲？回去未爲晚也。」秋紅不等君卿開口，便道：「妾等粗聲俚調，猶恐有污三爺清耳，是以三爺不肯啓嘴了。君卿道：說那裏話來？既如此，各請教一曲。」秋紅向錦濤道：「賢妹，請先啓妙喉。」錦濤道：「還是請姐姐先唱罷！」秋紅道：「如此，大爺，三爺，賤妾獻醜了。」正唱得有興的當兒，忽見鴛母奔進來道：「大爺，三爺，不好了！門外來了七八個浮頭小伙子，呼天號地，說什麼今日要打梅花院，不拆龜窠不能休。」貴升道：「媽媽放心！小生們在此，諒他們不敢行兇。」鴛母道：「大爺，三爺，有事不如無事好，藏身爲是！」貴升道：「叫小生們躲到那裏去？」鴛母道：「喏！喏！這邊來！」二人正要躲避，衆浮頭早已蜂擁進來，嚷道：「那裏來的這兩個野賊種！到在此開心作樂！我們八個人一概不依！言罷，就將幾桌掀翻，一架圍屏打坍，字畫扯得粉碎，十景磁瓶打成瓦片。有的道：『好兩個獐獐的野賊種！想逃到那裏去？快些捉他過來，先給兩記耳光他吃吃！』有的道：『秋紅！錦濤！你們這兩個娼根！不與爺叔們商量商量，就接客了；兄弟們拉她過來！衆浮頭即便上前，扭住四人；恰好兩個書僮進來，慌忙叫道：『使不得！使不得！這是申府裏的大爺，沈府裏的三爺。衆浮頭道：『放你的狗屁！可知爺叔們都是不怕勢頭的？』既是

小申小沈，那麼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弟兄們快快剝下了他們的衣裳，精精赤赤，男男女女，一齊送官究治。文旦着急道：「噲！朋友們！我家大爺與衆位無仇無怨，到底爲了什麼緣故，如此動蠻？」衆浮頭道：「可知爺叔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麼？」文旦道：「那麼你們是見財起意的了。」衆浮頭道：「既經明白，不必細說；爺叔們若不管這閑事，那裏來的用度？」文旦道：「既如此，要多少呢？」衆浮頭道：「少了不穀，足兌一千銀子；如若不然，試試爺叔們的手段。」送官化大錢，貴升聽了，怒道：「文旦，莫睬浮頭胡言亂語！可恨平空架禍，目無王法！我抵庄與他們成訟，寧塞城門，不塞狗洞。」衆浮頭道：「呀！吓！好憊賴的野賊種！兄弟們不必說了，這個野賊種不見棺材不下淚，快快動手！將他們男女四人剝了衣裳，捆起來！衆浮頭狐假虎威，卽忙動手。」

第二回 遇俠

有個呂剛，號喚鵬飛，原籍山西，性厭經書，志圖騎射。只因酒後傷人，有干法紀，是以逃往湖廣烏龍山落草；幸得武藝過人，衆皆感服；三五年間，創成雄業。近來山中京廣雜貨，積貯甚多，因

此呂剛扮作商人，連至蘇州投行變賣。刻下各貨均已銷完，意欲回山。今日閑暇無事，四處遊玩；只見春光爛漫，山明水秀；行了半日，不覺有些疲倦了。就走進一個酒家坐下，走堂的道：「客人要吃什么酒？」呂剛道：「你店賣的是什麼酒？」走堂的道：「惠泉、三白、梅花、竹葉青、狀元紅、高粱，各色酒都有的。」呂剛道：「如此，將高粱酒多多取來！」走堂的道：「客人吃些什麼菜？」呂剛道：「隨意的取來便了。」走堂的應聲去了，一會兒送上酒菜。呂剛舉杯痛飲，頗快心胸。走堂的在旁大笑，道：「咦！千見萬見！不曾看見過面孔上掛帳子！」呂剛道：「呸！休得多言！快些去添酒來！」走堂的連連應着去了。原來這呂剛生就一口長髯，每逢飲食之時，腰間取出兩個小小的黃金鈎子，掛在耳邊，將長髯兩邊張起，以便飲食；所以這金鈎呂鬍子五字，江湖上很有名聲。此刻走堂的見了，故而說面孔上掛帳子。那呂剛暢飲一回，算了酒錢出來，信步走走；忽聞一帶短牆之內，有喧鬧之聲；且喜門兒半掩，便闖將進來，喝道：「你們這些男男女女，揪扭一團，爲着何事？」衆浮頭道：「呀！吓！那裏來的野鬍子？爺叔們的事，幹於你不涉！休來多嘴！」呂剛道：「呸！俺好好問你，擅敢如此！不要惹得俺怒氣上升，打得一個落花流水！」衆浮頭道：「好個瘟強盜！弟兄們給些手段他看看！」呂剛伸出雙拳，喝道：「誰敢來？」衆

浮頭道：弟兄們，鬍子撒野哉！快快打呀！就大家一擁上前，呂剛毫無懼意，三拳五腳，打得衆浮頭抱頭鼠竄而去。呂剛手持長髯，哈哈大笑。此刻申貴升沈君卿秋紅錦濤爬起身來，齊聲稱謝。呂剛道：但未知你家今日到底爲着何事？不妨說俺知道。貴升道：貴客，我等只因書齋寂寞，偶爾尋春到此，待遇美姬，原屬不是。呂剛道：說那裏話來？尋芳拾翠，亦屬文人分內之事。貴升道：那知平空生禍，浮頭來此索詐；若無貴客降臨，小生們難免受辱。呂剛道：這些鼠輩狗黨，被俺打得殺了，料他們不敢再來。君卿道：只是有勞英雄大力！我等理當酬謝。呂剛道：說那裏話來？古云：路見不平，自有旁人剗剗，何言圖謝？但不知二位貴姓尊名，望爲指教。貴升道：我等未曾先問，還請英雄見教。呂剛道：既如此，俺家住山西，姓呂名剛，經營爲生，順路來到蘇州。貴升道：多多失敬了，小生們有禮。呂剛道：不敢，俺也有一禮，要請教二位了。貴升君卿各自說了姓名履歷，呂剛笑道：俺今日得遇二位公子，實爲有幸！

此刻大家坐下，二個書僮仍至廂房。貴升道：君兄，今日你我若無呂客長解結，只怕狠有一番周折，小弟心中實多感激。君卿道：貴兄，小弟亦深感激，未識作何報謝。呂剛道：休得客氣，二位

公子既是讀書人，豈不知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何必拘拘於形迹乎？貴升道：話雖如此，我等却不
安也。秋紅輕啓朱唇道：大爺，賤妾意欲設筵款待，以敬恩公，未知可否？貴升道：妙呀！當得如此。請
問呂客長意下如何？呂剛道：當然從命，但這個小小東道，歸俺爲是，斷難叨擾美人。貴升道：目然
小弟作東，幸勿見却。錦濤道：衆位相公，妾等一片至誠，何須推讓？貴升道：既如此，我等領情，改日
再行酬謝便了。只是筵中二位美人，如何陪得三個男子？秋紅道：大爺恐尙未知，東院有個賽花
魁，盈盈絕色，何不邀來陪飲？貴升道：如此妙極了！速速着人前去邀來相見！原來這個賽花魁姓
劉，乃是守備之女。因那年守備失誤軍機，侵蝕糧餉，皇上下怒，將守備處斬，家產抄沒，妻孥官賣。
却值青樓購得，此女自幼熟習武藝，雖入青樓，久有從良之志。少停時已黃昏，酒席齊備，大家坐
下，賽花魁陪了呂剛。歡飲一回，呂剛道：俺有一言奉告，未知二位公子意下如何？貴升道：呂客長
有何尊諭？快請見教。呂剛道：說來却自羞慚，欲與二位結金蘭之交，只是品類高低，深恐不宜。君
卿道：得蒙如此，真乃三生有幸！明晨同到寒門，結拜便了。貴升道：君兄，明日先到小弟家中去可
好？呂剛道：既承二位誼結金蘭，原當到府一拜；但俺已定明日動身返里，不能耽擱，這便如何？君

卿道：呂兄，既蒙不棄，何妨就攔一日？呂剛道：二位公子，俺的貨物早已賣完，行李亦已發下，况俺歸心如箭，實在不能耽遲了。貴升道：呂兄，既要明日起程，這結拜之事如何處置？秋紅笑道：三位相公，何不就在這梅花院中結爲兄弟？貴升道：真是個聰明女子！就在這裏結拜便了。君卿道：如此，秋姐，煩你院中人代買香燭等物！結拜之後，再行飲酒便了。秋紅應聲曉得，差龜奴去買；一會兒，牲禮齊備。君卿道：呂兄，我們三人之內，惟兄最長，理宜尊爲大哥。先請神前祝告。呂剛道：二位公子，俺出身微賤，還是二位公子居長，不妨少兄老弟。君卿道：呂兄，說那裏話來？理當絞齒，若再推却，到不爲知己了。呂剛道：如此，有僭了。當即依次神前自誓，結拜已畢，仍舊坐下，開懷暢飲。賽花魁愛慕呂剛英雄氣概，願托終身；呂剛許她，回去端正銀子，娶她爲妻。談談笑笑，不覺已聞鷄鳴報曉了。君卿道：大哥，二哥，真叫坐以待旦了。貴升道：我到不信天明有如此之速。呂剛道：果然天明了。正是：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二位賢弟，俺要告別了。君卿道：大哥榮行回府，未知何日得能再會？呂剛笑道：愚兄常行四海，不時往來，二位賢弟，不消記念！我若到貴地，定當踵門晉謁，把晤別衷。君卿道：如此，肅候之至。呂剛辭了衆人，爽然去了。

第三回 勸夫

那張雅雲有個貼身丫頭，名喚芳蘭。此刻走進房中，道：「娘娘又是愁眉不展，莫非爲着大爺昨晚不歸麼？」雅雲道：「芳蘭，你看大爺如此行爲，未知將來作何了局？」芳蘭道：「娘娘，大爺回來，好好勸解才是。」雅雲道：「芳蘭，我幾次苦口箴規，奈他全不悔改；你是盡知的呀！我向來性多暴躁，若是過於勸他，惟恐夫妻反目成仇，所以常常下氣低聲。」芳蘭道：「這等情形怎麼了局？真是抱恨終身，不解之憂。」芳蘭道：「娘娘，大爺目下雖然如此，將來總有回頭之日。娘娘且請寬心，到不要愁壞了身體。」雅雲道：「芳蘭，這是我切己之事，那裏丟得下？」芳蘭道：「既如此，請娘娘往花園中一遊，看看那桃李芬芳，賞賞那春光爛漫，或者可解心焦。」雅雲道：「芳蘭，春光原可爽人心目，但我那有這種心情？到不如取玉蜻蜒來待我玩玩。」芳蘭便去取來，雅雲接在手中觀瞧。正在嗟嘆，只見貴升走上樓來，滿面春風，雅雲卽忙立起讓坐。貴升道：「娘子手中玩的是什麼東西？」雅雲道：「是一隻玉蜻蜒。」貴升道：「如此，與卑人一看！」雅雲道：「喏！」大爺請看！貴升接過手來，只見果然一塊美玉，雕刻精細，生來

四翼天然，六足玲瓏，便道：妙呀！這件好東西是那裏來的？雅雲道：是我爹爹欽賜的。貴升道：怪不得如此好法！望娘子送與卑人佩帶。雅雲道：大爺既然見愛，不妨拿去。貴升就佩在腰間，微微笑道：娘子，這幾日天氣和暖，身上的汗衫有些污沾了。雅雲道：如此，芳蘭，將我前日做就的汗衫取來，與大爺更換。芳蘭應聲曉得。貴升道：卑人的汗衫是娘子親手造的麼？雅雲道：是奴家親手做的。貴升道：到有勞娘子費心了。雅雲道：大爺說那裏話來？這是奴家分內之事。芳蘭遞過汗衫，貴升更換了，意欲步下樓去。雅雲道：大爺才到房中，爲何就要別去？貴升道：卑人要到書房中用功去了。雅雲道：奴家房中非你冤仇之地，何故片刻難留？貴升道：卑人巴不得伴着娘子，時刻不離；但是讀書要緊呀。雅雲道：呀！你何曾在書房中？文章久已荒疏了。貴升道：卑人是日夕用功的呀。雅雲道：啐！奴家常到書房中，從未見你讀書；妾身本要問問你，終日浪蕩到底在於何處？

貴升心想：吓！娘子已經曉得，不必說謊了。便道：不瞞娘子說，卑人發憤用功，却被春風吹得神倦拋書，故而出外遊覽，聊解睡魔。雅雲道：官人，聖人云：發憤忘食，你既然發憤攻書，豈有反生疲倦？明明是搪塞奴家！究在何處尋歡作樂？貴升道：卑人並不曾到那裏去，無非登山涉水，吟詩

賞景。雅雲道：只怕未必如此？定是戀跡花柳叢中。貴升道：唉！這是屈煞卑人了！雅雲道：君家之事，妾固不當深究；但是鄉宦門庭，惟你一子，理應勵圖上進，以繼家聲。就是那沈三叔，終朝伴你游蕩；他是棒庭現在，況有二位胞兄共掌家事。可憐你影隻形單，惟我內助；即如你昨日同了他去，奴家一夜何曾安睡。你自今以後，還宜與他斷絕，及早回頭，未爲晚也。貴升道：娘子話雖極是，但是君卿其人，向來老實；我與他在外無非觀山玩水而已，何必說到斷絕二字？雅雲道：官人，並非奴家多言，若是仍舊與他游蕩，只恐被人輕笑，功名難期；勸你還是斷絕了他，靜讀文章。貴升心中惱恨，便道：娘子，你若要我斷絕知友，須待我身入黃泉。雅雲嘆道：官人，你執迷不悟，乃至如是！你與沈家三叔斷與不斷，奴家也不來管你；只要你埋頭苦攻，以免旁人輕笑。貴升道：我既不爲非作歹，旁人爲何要輕笑我起來？就是我所愛者，不過遊春玩景而已，除了娘子那個輕笑？真是娘子過慮了。雅雲道：官人，你這句話好沒來由！你我夫妻，猶如一體，巴不得官人登天之高，豈有笑你之理？但不知你責奴家過慮之句，是何意思？到要請教。貴升道：娘子，我家富比陶朱，儘可豐衣足食，何必希望功名？樂得自閑自在。雅雲道：官人，虧你如此志短！真是青春子弟不知羞。貴升